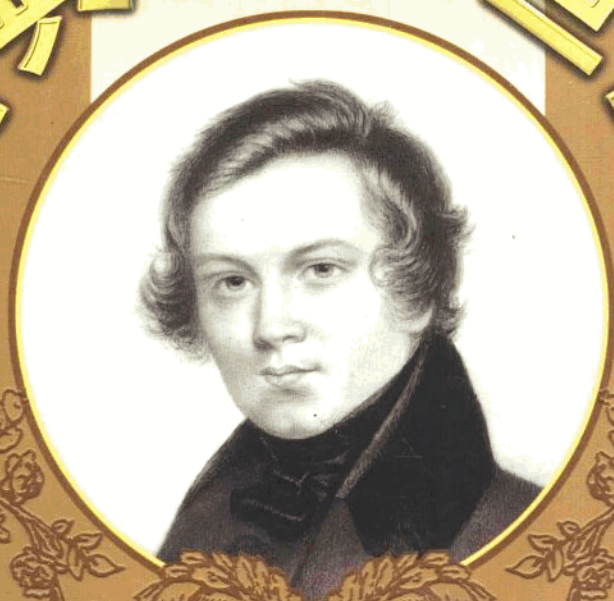


CLASSICA
古典音乐巨匠



舒曼

西花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音乐花园中的奇葩	1
父亲：文学路上的领航者	2
音乐：与生俱来的天赋	5
生命：不堪忍受的脆弱	8
第二章 挣扎在音乐的边缘	9
莱比锡：渴盼	10
海德堡：矛盾	12
重归音乐之门	14
第三章 浪漫的文人音乐家	17
感伤浪漫的“大卫同盟”	18
前卫激进的新音乐杂志	20
比千里马更珍贵的伯乐	21
第四章 滋润心灵的爱情	25
苦涩的初恋	26
身边的真爱	27
为爱打响的战斗	28
步入爱情港湾	30
第五章 激扬的快板	33
蝴蝶飞舞	34
古典的幻想与狂欢	36
灵感在奏鸣	38
幻想：“大卫同盟”的儿时情景	40
维也纳的狂欢与幽灵的叹息	44
第六章 如歌的行板	45
歌声飞扬	46
交响辉煌	48
室内乐的世界	50
歌剧的独唱	51

第七章 悠扬的慢板	53
舒曼与瓦格纳的不和谐音	54
C大调与D小调的合鸣	55
《格诺费娃》与《曼弗雷德》	57
少年与森林	59
第八章 幕已落下	61
最后的乐章	62
离去	63
第九章 舒曼生平事略表	65
第十章 舒曼主要作品一览表	71



第一章

音乐花园中的奇葩

舒曼有与生俱来的音乐天赋，父亲又给予了他浓厚的文人气质，在茨维考这座音乐花园中，他自由自在地生长着。

父亲：

文学路上的领航者



舒曼的父亲奥古斯特



舒曼的母亲约翰娜·施纳贝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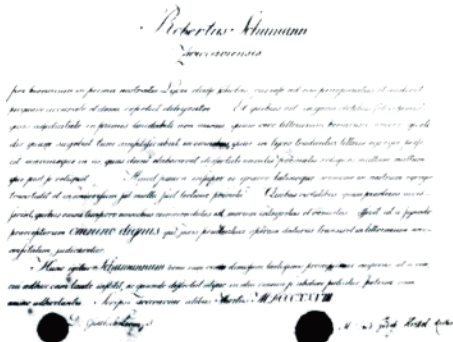
罗伯特·亚历山大·舒曼 1810 年诞生于小镇茨维考。这个小镇不大，却在德国音乐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 14 世纪初，茨维考在世俗音乐方面已在日耳曼地区独占鳌头；15 世纪初，城中出现了最早的世俗音乐专职人员即职业音乐家；到了 15 世纪末期，茨维考的公共音乐活动中又增添了新的成员——“合唱团”，它的所有者是本地教堂。很难想像，天性严谨、勤于思考的日耳曼民族会对音乐爱之若狂，然而，就在茨维考，合唱团、小型管弦乐团、官方音乐学校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在音乐教师和诗人们的通力合作下，茨维考从 16 世纪起成为新教在萨克森地区的一个音乐培训中心。在这座音乐摇篮中，各路音乐高手云集，小城处处笙歌不断。在茨维考这样的音乐圣殿里，能诞生出舒曼这样的艺术巨匠，自然也不足为奇了。

同茨维考浓厚的音乐气氛相符，舒曼的家庭也酷爱音乐，但在舒曼诞生前，大家族中无人从事音乐专职工作。

舒曼的父亲奥古斯特·舒曼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早年的生活非常清贫，奥古斯特对文学一往情深，他不顾父亲要求他经商的严令，艰难地在文学之路上跋涉。在投稿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书商海因泽，并在他位于采兹的书店里做伙计。爱情之神在此时光顾了他，他与房东的女儿——约翰娜·施纳贝尔一见钟情，俩人幸福地结合了。有了家庭，肩上的担子重了起来，奥古斯特只好以开杂货店为生。不过，他的文学梦仍未破灭，1799 年他拿出几年的积蓄办起了书店，使自己的旧梦终于得偿。1808 年奥古斯特举家迁到了茨维考，和自己的兄长合资开了书店，生意很是红火。

尽管毕生都是商人，但奥古斯特身上的文人气息极浓，他一生写作和出版了不少小说和故事集，有的还大获成功；他也是个水平不错的译者，拜伦、塞万提斯和斯各特的作品经他翻译成德文后，为茨维考人所熟知。在他的身上并无铜臭气，却有一股对文学的狂热。舒曼出生后，他并未引导小舒曼去经商赚钱，却敞开了书籍宝库的大门，把舒曼引上了文学之路。舒曼的音乐作品中总是浸透着浓厚的文化气息，同时，他本人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和评论家，这和父亲对他的教导不无关系。

幼小的舒曼就在这个殷实的书商之家慢慢成长起来了，他自然而然地继承了父亲热爱文学创作的天性，也继承了父亲那份敏感、忧郁、焦灼、挚诚的性格。父亲的藏书让他着迷，他最为崇拜的是诗人让·保尔和天才作家霍夫曼，这两位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处于浪顶峰尖的人物给予舒曼的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刻的。仔细聆听舒曼的音乐作品，纵贯其中的正是让·保尔式的冲动与分裂，以及霍夫曼式的唯美与浪漫。



1828年由茨维考中学颁发给舒曼的毕业证书。



茨维考一景，舒曼在此诞生，成长于快乐、富足、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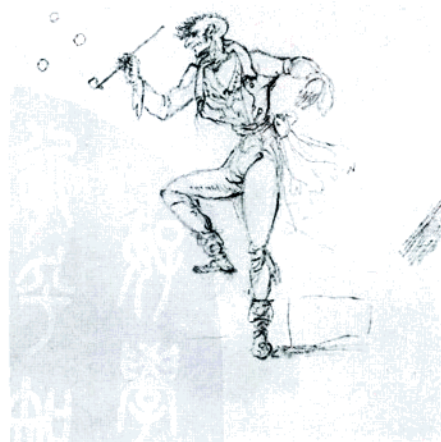
让·保尔的肖像

让·保尔(1763-1825),德国诗人、小说家,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早年生活较为贫困。

1793年,让·保尔以一篇小说《看不见的阳台》一炮走红。1796年,他完成了自己的巅峰之作《五年级老师弗克斯莱茵的生平》。此后,他出版的大多数作品都在德国文坛极具影响力,代表作还有《提塔诺》、《血气方刚的时代》、《美学初步》等。

在他的作品中,让·保尔把浪漫主义的象征与动机、人物与背景联系起来,现实和幻想的色彩交相辉映,结合紧密。让·保尔尤为擅长描写隐藏于面具下的不可透视的冲动与人格的分裂。

E·T·A·霍夫曼(1776-1822),德国诗人、钢琴家、画家,涉猎的艺术门类非常广泛。代表作为《克莱斯勒偶记》,描述了一位异常敏感,最终疯狂的音乐家。霍夫曼认为,在一切艺术中,音乐是最为浪漫的,它代表了永恒与和谐。霍夫曼的思想得到了舒曼的赞同,1838年,舒曼为钢琴写了第八首幻想曲集——《克莱斯勒偶记》。



霍夫曼自画像“疯狂的克莱斯勒”。

音乐：与生俱来的天赋

开启舒曼心灵中的音乐大门的是管风琴演奏家约翰·戈特弗里德·昆奇。昆奇就职于圣玛丽教堂，同时也在茨维考高中兼课。早在1801年，昆奇就成立了“城堡音乐会”，并将海顿的《创世记》搬上了舞台，这一举动推动了茨维考人热爱音乐的风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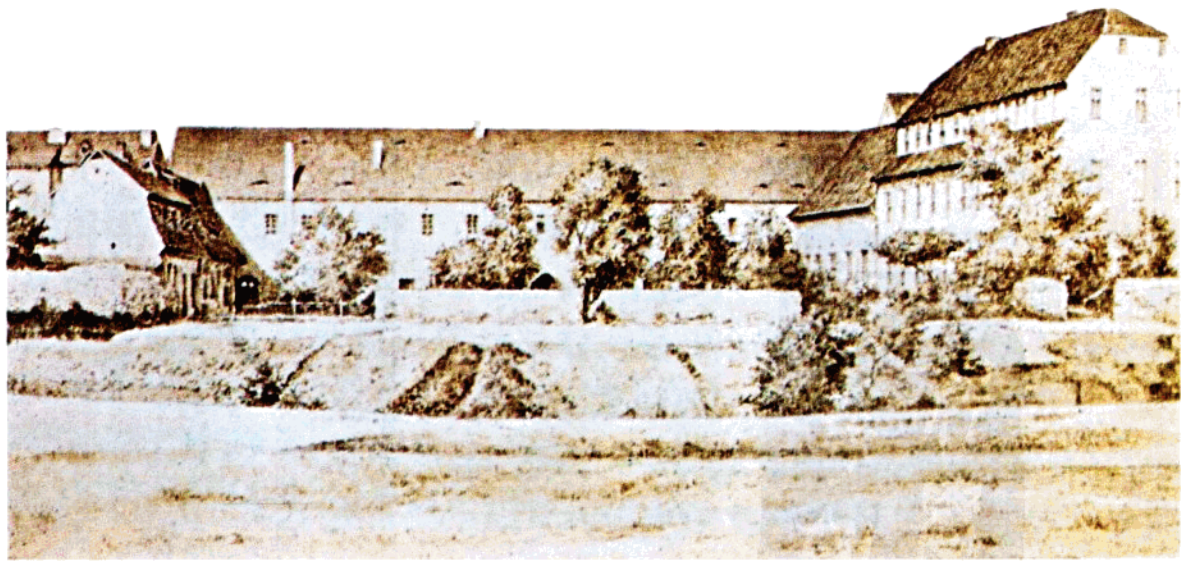
年仅7岁的舒曼拜入昆奇的门下学琴。从这位性格和蔼却才智有限的老师那里，舒曼获益良多。不久，舒曼掌握了即兴弹奏的技巧，并初次牛刀小试——写下了一组钢琴舞曲。音乐家大多都是早慧之人，舒曼也不例外，才气从这位少年的身上不可阻挡地流溢出来。他此时的作品尽管还颇为青涩幼稚，却受到了朋友的褒奖：“他能借琴曲描绘出每个朋友的性格，其精确度叫人忍俊不禁。”

父亲奥古斯特被儿子的音乐天分震惊了，他出资买了一台史特莱彻平台钢琴送给儿子，这种名牌钢琴在当时是价格不菲的，舒曼也因此深深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从此以后，舒曼家的小楼中就经常飘出悦耳的钢琴声，那是幼小的舒曼在钢琴上挥洒着才气。



舒曼的音乐启蒙老师昆奇

在舒曼的幼年时代，浪漫主义运动之风尚未刮到乐坛，一些流行钢琴演奏家及作曲家被大众奉为经典作家，他们创作及演奏的作品只讲究技巧，内容却空洞无物，贝多芬、舒伯特、巴赫被人抛之于脑后，浪漫主义音乐的先驱莫扎特也不被人重视。舒曼却在这些为人所遗忘的角落中挖掘出了宝藏。同在昆奇门下学琴的同学中，弗里德里希·皮尔辛同舒曼意气相投，且最为要好，因此他们一同开始接触贝多芬、海顿与莫扎特的作品，把其改编成四手联弹的钢琴曲进行演奏。大师们的魅力是无可阻挡的，舒曼感到，仿佛在他面前突然出



茨维考中学，舒曼曾在此就读。



学生时代的舒曼

现了一扇通往音乐殿堂的大门，门内闪烁的光芒让他目不暇接。

1819年，舒曼9岁，却已为《诗篇》第150篇写出了声乐和器乐伴奏。父亲奥古斯特被这个早慧的儿子感染了，这一年的夏季，他带儿子去了卡尔斯巴德；名望如日中天的作曲家、钢琴家伊格纳兹·莫舍勒斯正在当地开演奏会。他那高超的技巧让小舒曼着了迷，从此与钢琴结下了不解的情缘，舒曼一生作过的各类曲子中，钢琴曲是最为出色的，对于莫舍勒斯给予他的启发，舒曼没齿难忘。那场演奏会的节目单被他精心保存了下来，作为自己奋发学琴的动力。



舒曼的诞生地茨维考。这是座兴盛繁荣的音乐古城，16世纪起便已成为萨克森的音乐培训中心。



回到茨维考后，舒曼埋首于钢琴前，比以往更为刻苦不辍地练起琴来，在茨维考中学的音乐会上，他特地挑莫舍勒斯的《亚历山大变奏进行曲》来演奏，这首难度颇高的曲子被他演绎得极为精彩。为了让儿子的眼界再拓宽一些，奥古斯特在次年带儿子去了莱比锡，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正在上演，小舒曼踏进了歌剧领地，但他依旧固执地坚持自己的最爱：钢琴。

时光飞逝，中学时代的舒曼仍受教于昆奇门下，此时的他已显露才华，在弹得一手漂亮钢琴的同时，舒曼深厚的文学功底也在此时培养了起来。早在13岁时，他就编撰了自己的诗集，他的口才也很好，演讲起来俨然是位小小的演说家。面对这个多才多艺的学生，资历平平的昆奇深知自己已不堪担当老师的重任了，在他的建议下，舒曼离开了师门。对于手把手领自己踏上音乐之路的昆奇，舒曼始终心存感激之情，他深情地说：“唯您慧眼识英雄，指引我步入音乐之途，并让我的潜能领我继续前行。”

投到名师门下并非易事，父亲奥古斯特也暗自焦急。1825年，父亲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给著名作曲家韦伯，希望韦伯能收舒曼为徒，可惜此时的韦伯身染重病，自顾尚且不暇，哪有能力教徒呢？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但倘若舒曼真的拜入韦伯门下，历史只怕要改写了。

被韦伯婉拒的舒曼只能练练琴、写写曲，没有名师的指导，他的进步很缓慢。所幸茨维考是个流淌着音乐的小城，在朋友卡尔·卡卢斯的家中，舒曼接触到了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等诸位大师的晚年之作。在这个“平安喜乐，乐音绕梁”的家庭里，舒曼的音乐鉴赏力有了很大提高，在音乐之路上，他走得越来越远了。

生命：不堪忍受的脆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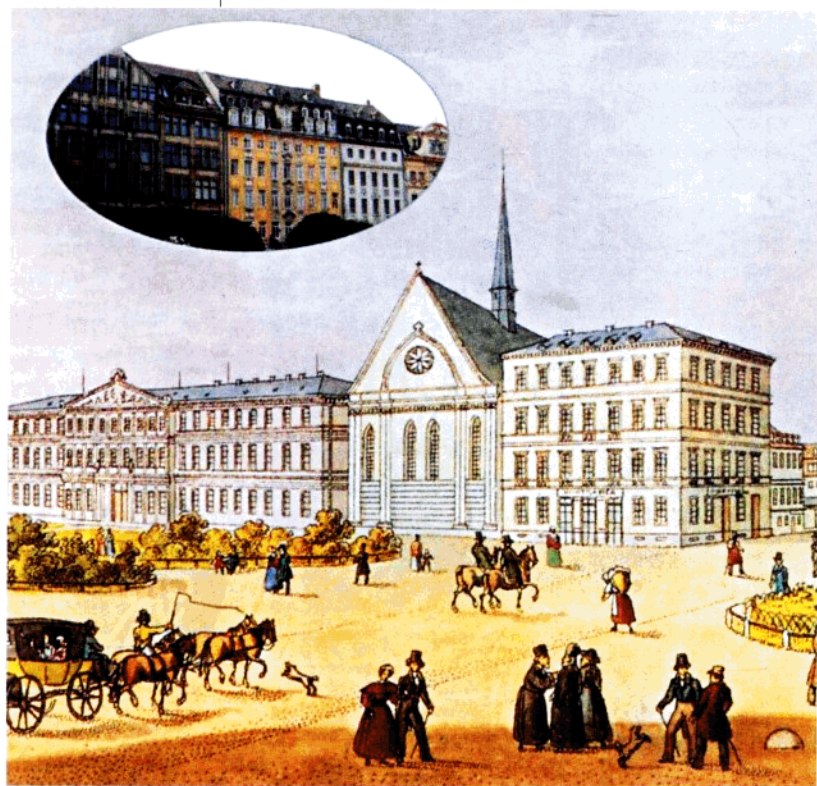
能被音乐撼动的心灵往往是脆弱而又敏感的，这一点在舒曼身上显得格外突出。父亲奥古斯特自小从事文学创作，性格内向敏感，在舒曼出生的那一年，他曾因过度的焦灼与劳累导致精神崩溃；母亲约翰娜并不被人常提起，但她留给世人的印象也是忧伤而又浪漫的。舒曼继承了双亲的性格，敏感的天性既令他对音乐有着极为灵敏的嗅

觉，又让他感觉到了外面世界的广漠与冷酷。他发觉自己瑟缩着伸出去的心灵触手经常受到伤害，他只好更深地封闭住自己，在音乐之中为自己疗伤。

1826年，舒曼的姐姐艾米莉自杀身亡，年仅19岁，令她不再留恋人世的不仅是难以治愈的身体疾病，还有无法排遣的严重沮丧。性格脆弱、极重感情的父亲承受不了亡女之痛，几周后也撒手人寰。亲人的离去让舒曼痛不欲生，在他明媚的人生中，死亡投下了第一缕阴影，舒曼的人生由此开始显现了灰暗的色调。直到去世，舒曼一直都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

心情抑郁的舒曼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他去乡村远足，饱赏了日耳曼的美景。他写道：“蓦然东方升起一朵乌云，一道闪光，还有层云盘旋高空，我握紧莉迪的手说：‘看吧，它象征着人生。’”

为了让孀居的母亲感到宽慰，舒曼在1828年动身前往莱比锡，就读于莱比锡大学法律系。离开家乡时，这位少年只有18岁，可他已从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生活中迈了出来，尽管对过去的美好岁月充满留恋，但他仍需前行。



绘于1835年的莱比锡城水彩画，左上角为莱比锡城的近照



第二章

掙扎在 音乐的边缘

舒曼成为了法律系的学生。然而那颗为音乐而跳动的心却告诉他：做你想做的事吧！舒曼的人生由此而转折，世界上少了一位平凡的律师，却多了一位天才音乐家。

莱比锡:渴盼

一个新奇的世界展现于舒曼眼前,比起小镇茨维考,莱比锡的音乐氛围更为浓厚。莱比锡是19世纪日耳曼东部的音乐重镇,是名噪一时的歌剧大师瓦格纳的诞生地,巴赫也曾长期住于此地。为此地的如画风景所陶醉,巴赫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作。1702年,巴赫与泰雷曼合创了一所音



塞巴斯蒂安·巴赫

乐学校,它在此后的日子里成为莱比锡音乐活动的领导机构,不少学生由此校毕业后都扬名乐坛。1743年,布商大厦管弦乐团成立,莱比锡人拥有了属于自己的、高质量的乐队,他们从此可以欣赏到悠扬动听的现场演奏。在德国音乐史上,莱比锡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替代的。

进入音乐新天地的舒曼可谓如鱼得水,他熟知布商大厦、圣托马斯教堂和尤特普合唱团,各个演出团体的演奏会使舒曼如痴如醉。相形之下,舒曼对自己的专业——法律却兴趣不大,在家信中他抱怨道:“我很为难,不知该如何取舍,法律那冷冰冰的文字使我与外界隔绝……但我别无选择,只能念法律。”

舒曼的时间被钢琴练习占据了大半,他弹起舒伯特和贝多芬的作品简直就停不下来。剩下的时间里,舒曼就一头扎进让·保尔的文学世界,让自己忧郁的心情得到少许的缓解。他与密友罗森畅游让·保尔的故乡拜罗伊特,寻觅这位浪漫主义者的遗踪;他远赴慕尼黑,结交他心仪已久的诗人海因利希·海涅。这一系列的活动使他的文学修养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莱比锡城是音乐名流荟萃之地,舒曼深知这一点,他积极地接触音乐界人士,如作曲家沃尔夫冈·



海涅画像。他的许多抒情诗篇都被舒曼谱写成乐曲。

马施纳、钢琴教师弗里德里希·维克，他们精湛的演奏技巧令舒曼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维克年仅9岁的女儿克拉拉的琴艺也很精湛，舒曼虽然口里不说，心中对她却很是钦佩，更不敢放松自己对音乐的追求。他将歌德的叙事诗《渔夫》谱上了曲，连同三首朱斯提斯·克纳的诗及一些早期的作品一同寄给了当时颇有名气的作曲家维德拜因。维德拜因的回信很快便到了，在信中，维德拜因指出了舒曼的不足，但他又夸赞舒曼的“曲中不时闪耀的诗意和真诚的光辉，这是令我开怀的主要原因”，这鼓舞令舒曼欣喜万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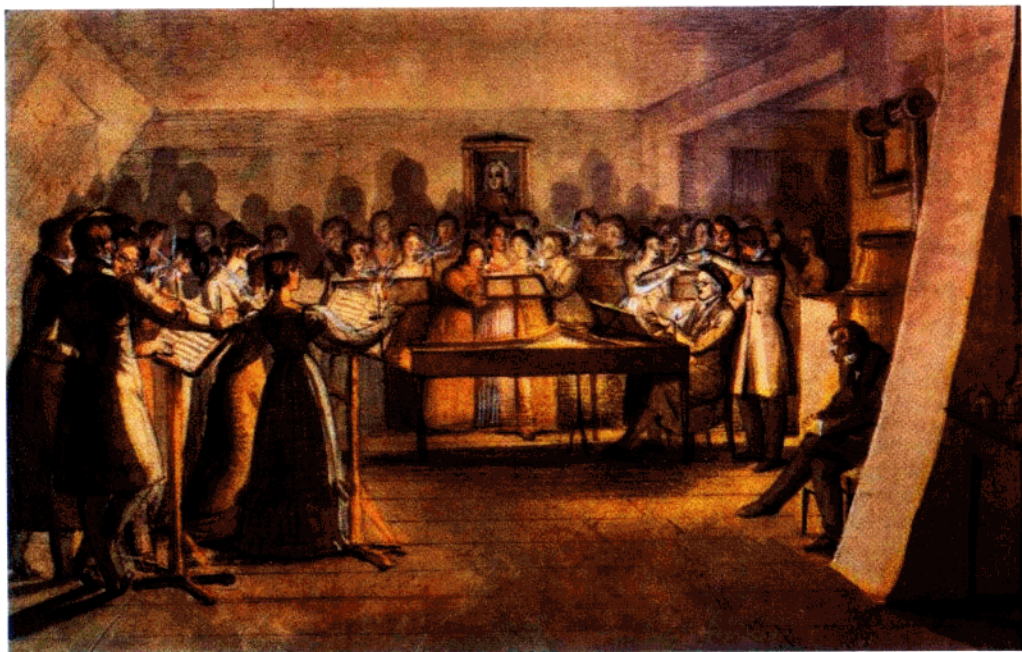
舒曼的生活就这样一步步远离了法律，却又一步步走近了音乐。他的朋友圈很狭小，来往的大多是擅长音乐的人士，在舒曼的寓所中常常举办小型的演奏会，舒曼因此专门创作了一首C小调钢琴四重奏和八首钢琴二重奏波兰舞曲，但是在演奏过程中，舒曼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我老是弹得太猛烈，技巧又漏洞百出，所以我必须缓慢而清楚地弹所有的音符，但结果却迟疑不决，让我怀疑自己的才能。”为了提高技艺，他向维克拜师学艺，对此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解释道：“音乐给了我同侪们所不能给的，钢琴更是倾诉了我心底所有难以言喻的感怀。”弹琴成为了舒曼的支柱，成了他在“很难接触到大自然”、充满“无休无止的噪音”的莱比锡生活下去的动力，因此，尽管维克的教学方法“沉默、冰冷、周全而又节制”，舒曼依然勤学不辍。

1829年，舒曼终于无法忍受莱比锡大学的郁闷，在母亲的同意下转学到了海德堡，舒曼新的音乐旅程又开始了。



歌德在罗马的寓所 提齐班 歌德是舒曼最崇拜的作家之一。舒曼从歌德的许多作品中获得灵感，创作了《速娘安魂曲》等乐曲。

海德堡：矛盾



梯鲍家的音乐晚会 舒曼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提到在海德堡最愉快的时光是在梯鲍的家中度过的。

海德堡是德国最古老的音乐教堂所在地，也是德国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文学与音乐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海德堡体现无遗。19世纪，各式类似沙龙的音乐聚会在海德堡层出不穷，这些聚会有时是演奏会，有时是音乐的辩论会。对于音乐家来说，海德堡的环境同样是可遇不可求的。

舒曼转学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追随海德堡大学的朱斯图斯·梯鲍教授，攻读法律课程。舒曼认为比起“毫

无口才或启发性可言”的莱比锡教授来，梯鲍“洋溢着生命力和理想”。事实上，这位受人尊敬的法学家也是位痴迷的音乐爱好者，他曾多方收集与音乐有关的资料文件，建立了一座知名的私人音乐图书馆，他也曾有计划地推动了音乐晚会的发展。他还曾发表过一本题为《论音乐艺术中的纯洁性》的小册子，流传很广，很受乐迷拥戴。因此，从梯鲍那里，舒曼并没有学习到多少法律知识，他也无心致力于此，反倒每周去梯鲍家参加音乐聚会，演奏亨德尔、巴赫或帕莱斯特里那的作品。

海德堡的爱乐气氛虽浓，演奏高手却寥寥无几，舒曼身处其中显得鹤立鸡群。在巴登的多瓦格公爵夫人的邀请下，舒曼为她演奏了莫舍勒斯的《亚历山大变奏曲》，舒曼此时的琴艺已同他在茨维考中学时不可同日而语，以至赢来如雷的掌声和如潮水般的赞誉。

舒曼这种神速的进步并非凭空所得，为了提高自己的琴技和音乐素养，他洒下了辛勤的汗水。每

次参加音乐聚会前，他都要在钢琴前消磨掉六、七个小时的时光，以便自己在正式演奏时能更加挥洒自如；他自己做了个键盘模型，随身携带，一有空就拿出来进行模拟弹奏；他还与远在莱比锡的老师维克保持联系，把自己的练习情况告之老师，并请老师为他寄来最新的音乐资料；在作曲方面，他也初试啼声，写出了《阿贝格变奏曲》等作品。

1830年，舒曼正式发表了他的第一部作品《阿贝格变奏曲》。梅塔·阿贝格是曼海姆富商之女，舒曼发现她的名字(Abegg)可以转换为音名，就以A、降B、E、G、G五个音谱为主题写出了一首变奏曲。在舒曼的作品中，这类文字游戏经常出现，成为其惯用的一种作曲方法。

在音乐之路上狂热前进的舒曼，在私生活上却不甚严谨，或许艺术家都有极端浪漫的天性吧！舒曼对富有刺激性的东西，如烟、酒、咖啡和性都极为欣赏，他说：“当我喝醉后，想像力便飞升超越……劲大的雪茄为我提神，刺激我创作……黑咖啡也使我迷醉。”孤身在外的舒曼缺少亲人的教导与管制，却不缺乏金钱，母亲的邮包和汇款让他成功地步入了海德堡的上流社会中。在杯光和裙影中，舒曼肆意流连着。凡事都是有代价的，这段荒唐的时光令舒曼在多年之后仍悔恨不已，也为他的早逝埋下了祸根。



法兰克福一景，舒曼在法兰克福听过帕格尼尼的演奏会。



帕格尼尼肖像。1830年，舒曼在法兰克福聆听帕格尼尼的演奏会。帕格尼尼的精湛琴艺给舒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转学到海德堡后，舒曼对法律的兴趣愈加淡漠了，他认定自己是作音乐家的料，如果攻读法律，他的一生将一事无成。但是，自从父亲逝去后，舒曼十分依恋他的母亲，母亲不许他学音乐，他只好在痛苦中煎熬。

1830年的复活节，舒曼赴法兰克福欣赏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会。这位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那时正处在事业的顶峰时期，动人的乐声从他的弓弦下流淌出来，真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呀！压抑在舒曼心头的音乐种子终于破土发芽了！年仅20岁的舒曼毅然作出了决定：回到莱比锡去，改行学习音乐。青年舒曼的人生就此改变。

重归音乐之门

1830年7月30日，舒曼的母亲约翰娜收到了儿子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舒曼终于向母亲敞开了心扉：“……这两年来，我一直挣扎在诗与文之中，或者可以说是音乐与法律之间。在这儿，我努力 working，但无论在何处我都深为艺术所吸引，如今我站在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我的才能倾向艺术，我也逐渐确信，走这条路才是对的……我还年轻，想像力丰富，有足够的 ability 钻研艺术。总之，只要有耐心、毅力及良师辅佐，6年内我绝不会逊于任何一位钢琴家……”

“亲爱的母亲，现在我想问：您会成全我吗？亲自写信给维克吧！……”



1832年11月18日在莱比锡举办的一场音乐会的海报，舒曼在这次音乐会中首度以作曲家身份亮相。

海德堡的一景 华利斯



14 古典音乐巨匠·舒曼